

## 对话孙杨律师团队——

# 上诉 争取参加东京奥运会



## 孙杨母亲杨明——

### 儿子终于可以休息了

“今年初,我连续生了三次病,比以前我陪伴他的任何时候都要多,曾经连续吃了12天的抗生素,甚至一度以为自己得了什么重病。从前年9月的那个夜晚开始到现在就没有闲下来过,一直为这件事情操心。听证会之后就是等结果,每天就是想等着这件事情。我的头发都白了好多,感觉老了好几年。可想而知这几个月是如何度过的?儿子在深圳和北京参加比赛,我要陪着,在杭州训练我也都在他身边,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孙杨比以往更需要亲人、朋友和他在一起支持他,和他站在一起。我是孙杨的妈妈,我不想让他分心和受到伤害。”这是杨明作为一位母亲发出的心声,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煎熬般地等待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裁决结果之前。

杨明把搜集来的证据和材料都妥善地保存在身边,而视频等证据都在手机上有留存。“我坚信自己的儿子一定会取得诉讼的胜利。因为检测当晚我也全程在场,目睹了事情的一切经过。”杨明叙述说,“那天晚上,直到第二天凌晨的几个小时里,我都在检测现场。一开始孙杨还很好地招待了前来检测的四人,直到队医巴震来之后发现其中的两人没有检测资质,才发生了后面的事情。我坚信孙杨做得是合规的,而其中两个前来检测的人员则违反了相关规定。这也是我觉得CAS能够做出公正合理判决的自信。”

尽管结果揭晓前,自己的心中还有些忐忑,但是杨明已经准备好了和儿子一同在两周后前往海外集训。他们是2月26日离开杭州来到北京,进而在北京体育大学内隔离训练。因为听证会和疫情的缘故,孙杨的冬训已经不能再像往年一样进行,高原集训、海外拉练,都不能按照原有的计划。

不过在结束了1月初的两站国际

泳联冠军系列赛之后,回到家乡杭州的孙杨春节期间又在恩师朱志根的带领下和同组队友一起恢复了封闭训练。孙杨告诉母亲,“我感觉现在练得非常好,团队成员也配齐了,状态也很棒。”这让杨明感到很欣慰。因为孙杨的澳大利亚籍教练丹尼斯当时无法来到中国,所以孙杨还要再次走出去,在老丹的身边接受指导,杨明也会陪同。

然而从2月28日下午5时开始,一切似乎都变了。一纸CAS对孙杨禁赛八年的裁决,完全改变了孙杨的命运,对于孙杨的母亲杨明来说也是如此。于是在29日中午,很多人也就看到了杨明所发的朋友圈长文。虽然稍后这条朋友圈被删除,但是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截屏。文字中流露出了杨明的无力和无奈,流露出了气愤、难以置信和惋惜,同时也有作为母亲对自己儿子产生的内疚。

“从他很小开始进体校进行训练时我就陪着他,接他送他。22年过去了,我几乎都在他的身边,无论训练还是比赛,无论是他赢得胜利的时候还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他拿了那么多的金牌,赢得了那么多的冠军,却落得这样的结局,这是不公平的。在他成名的这些年来,有两件事儿我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如果不是我坚持自己的意见,或许一切都会改变。我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儿子。”

得知裁决结果之后已经过了快24小时,杨明的心情也逐渐平复下来了。她说:“孩子太累了,又满身是伤病,他的心脏也一直不太好,这对于主攻长距离项目,身高接近两米的大个子来说,始终也是个潜在的威胁。或许再坚持大强度的练下去,甚至会影响到他的健康乃至寿命。这也许就是上天的旨意吧,让他终于可以休息休息了。无论如何,生活还得继续。”

(摘自《北京青年报》)

北京时间2月28日17时,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公布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诉孙杨和国际泳联案听证会”的裁决书,孙杨被禁赛八年,即日起生效。

受孙杨委托,张起淮律师正在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程序性错误,将依照法律程序准备在30日内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在张起淮律师看来,CAS的裁决依据罔顾多个漏洞,此次上诉无论胜诉与否,也要再次将真相呈于世人面前,并可以寻求裁决的暂缓执行令,尽最大可能将执行日期延迟到东京奥运会之后。

参加了2019年11月15日瑞士蒙特勒听证会的孙杨律师团队中的另一名律师罗小霜则提出了第三种可能,即使上诉被驳回,孙杨还可向位于法国的欧洲人权法院提起最终上诉,即便时间上来不及让孙杨参加即将到来的奥运会等大赛,但至少可以争取还孙杨以清白,这对于孙杨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罗小霜同时指出,CAS的仲裁书长达78页,但其中并没有对孙杨方提出的最核心的关于采血官异地违规采血的证据做出任何分析。

## ——对话张起淮——

### 裁决有非常多的漏洞

记者:如何看待CAS做出的这份裁决?

张起淮: CAS的这份裁决是不公平的,他们偏听偏信,对规则和程序视而不见,对事实和证据置若罔闻,对谎言和假证悉数采信,基于谎言和偏见,作出了黑白颠倒的仲裁裁决。

CAS的判决无视孙杨律师团队提出的证据,有非常多的漏洞。我可以举出好几个例子,比如CAS在受理WADA上诉时已经超过了诉讼受理时间。所谓的尿检官武兵其在进入事件发生当晚的检测地点后,他的手机拍摄功能就是开着的,其间还多次违规拍摄当事人等等,这是完全违反兴奋剂检测规则的,这就是最根本的程序漏洞。而作为重要证人的武兵在提出出席瑞士听证会进行现场作证时被拒绝,缺席听证会,这更是CAS方面违反程序正义的最大漏洞。

记者:孙杨律师团队在听证会当庭以及此前的搜集证据准备工作上,有什么需要重新审视的地方?

张起淮:在一审即2018年11月国际泳联的听证会上,孙杨获得了满意的结果。但在随后WADA向CAS提出上诉之后,孙杨此前的律师在继续搜集证据方面做得不够,出现了几个失误。我不便过多评价这位律师的工作,但确实造成了我们后来在CAS听证会的一些被动。还有翻译沟通等问题,出现了一些失误,给仲裁方面带来了负面影响等等。

## 谋求禁赛裁决延期执行

记者:那么接下来孙杨会委托您和律师团队继续上诉吗?会谋求什么样的结果?获得满意结果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张起淮:孙杨和我们将继续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个信心是非常坚定的,我们将会继续搜集证据,并会吸取去年11月15日听证会的一些经验,重点提出核心问题、CAS的程序不符问题。我们将会以最快的时

间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出这个上诉,而且他们受理这个诉讼的几率是百分之百,也就是说肯定会接受诉讼。

对于外面报道的所谓上诉获胜成功率低的事情,我们首先还是要谋求上诉成功,即要求瑞士联邦法庭申请撤销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仲裁裁决。即便是还有可能败诉,我们将会申请暂缓执行禁赛令,这个在此前的瑞士联邦法庭的裁决史上是有过先例的。也就是说,一个最好的结果就是孙杨的禁赛裁决可以延期至东京奥运会之后再执行,这样可以这样一位优秀的运动员可以在职业生涯中末段不留遗憾,再为国赢得荣誉。我们会尽力争取做到这一点。(编者注:秘鲁著名足球运动员格雷罗曾在俄罗斯世界杯前,被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处以14个月禁赛。上诉后,禁赛被延期执行,格雷罗得以参加了俄罗斯世界杯。)

## ——对话罗小霜——

### 血检官违规异地检测

记者:对CAS的裁决书有什么看法?

罗小霜:我看到的裁决书比公众看到的一页半的裁决书要详细得多。这份CAS的裁决书长达78页,比一审国际泳联听证会59页的裁决书还要长。我认为这个裁决是极其武断的,令人感到震惊。

记者:能透露这份裁决书大家所没有看到的一些内容吗?

罗小霜:裁决书详细叙述了2018年9月4日晚的检测经过,提到尿检官武兵违规拍摄当事人的问题,主要检测官杨冰柔同意结束样本检测等情况,对于这些情况进行了详细叙述和分析,还提到一审时国际泳联的裁决。

这些内容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还提到一个小细节,就是指出孙杨团队在听证会最后时刻更换翻译一事,裁决书认定这种行为是对于仲裁庭的不尊重。



“我们首先还是要谋求上诉成功,即要求瑞士联邦法庭申请撤销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仲裁裁决。即便是还有可能败诉,我们将会申请暂缓执行禁赛令,这个在此前的瑞士联邦法庭的裁决史上是有过先例的。”

此外,当事人提出的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血检官违规异地检测一事,这其实是孙杨团队最为重要的指证,在这份裁决书上居然没有提及。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无意的疏忽。

记者:听证会仲裁员小组的构成人员有哪些?

罗小霜:由三人构成,这三人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罗马的弗朗哥·弗拉蒂尼法官,身份是小组主席;由WADA任命的比利时布鲁塞尔法律顾问罗曼诺·苏比奥托以及英国伦敦大律师菲利普·桑德斯。

记者:翻译问题是怎样的一个细节?

罗小霜:听证会的翻译是三方共同指定的,即孙杨方、国际泳联以及WADA方,共提供了三名现场翻译。要

知道在这样的国际法庭上,翻译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三名翻译有两名华人,一位瑞士人。在听证会的大部分时间内,是由这三位翻译来进行翻译工作的。但是在听证会的最后不长的一段时间,孙杨对翻译的沟通工作并不满意,并进行了更换。而这个举动,成为了CAS裁决书中对孙杨做出不利判决的一个因素,理由是“不尊重法庭”。

## 上诉失败也不是绝路

记者: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裁决书所说的,孙杨方面未能就销毁他的样本容器并逃脱此次兴奋剂检查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罗小霜:其实孙杨方的核心指证就是血检官作为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的护士,她没有到浙江异地进行采血检测的资质。在听证会上,孙杨的几位外方律师也正是针对此项进行据理力争。但是我们少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如果能够拿到血检官所在的上海的医院以及所在地的卫健委出具的对其处理结果,会证明她的错误。

遗憾的是此前在孙杨家人的多次努力之下,仍未获得满意的结果。但即便如此,我认为CAS也没有加重判罚的理由。

记者:以你现在看来孙杨继续上诉并胜诉的可能性有多大?还有没有其他挽回的余地?

罗小霜:WADA的硬伤就是血检官的资质问题,听证会上我们等于是没有达到很好利用的目的。以往的数据和资料显示,上诉至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诉讼,其胜诉成功率是7%,非常低,因为这个最高法院通常只是针对审判和裁决程序的不符合而提出异议,对于裁决内容并不过多涉及。当然我们此前有中国柔道运动员佟文上诉成功并翻盘的先例,就有可能让孙杨案件成为那7%。除了血检官的资质不达标之外,尿检官武兵希望自己能够听到听证会上作证而被拒绝,这就是程序上的不符合。“证人没有到庭提供证

据”恰恰是符合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程序不符”其中的一条。当然如果上诉失败,也不意味着就是绝路。孙杨还可向位于法国的欧洲人权法院提起最终上诉,与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审理相比,欧洲人权法庭的胜率倒是高了很多。不过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向联邦最高法院、欧洲人权法院两次上诉至结案的时间过程,最长可持续达三年之久。那样的话,东京奥运会孙杨肯定无法参加了,但是如果最终胜诉,至少对于孙杨这位为中国游泳和体育获得那么多荣誉的运动员来说,比现在的结局要好得多,对于他今后的发展和整个人生的影响和意义都非常重大。

(摘自《北京青年报》)